

[美] 辛西娅·弗里曼著 董林 孙季良 华峰 译

丽莉

南海出版公司

I712.45/216 78805



200412972

丽莉

[美] 辛西娅·弗里曼著 董林 孙季良 华峰 译



南海出版公司

1991.海口

丽莉

作 者 [美] 辛西娅·弗里曼

译 者 董 林 孙季良 华 峰

责任编辑 宋亦工

特约编辑 林笑见

装帧设计 古 棕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270 千字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0

ISBN 7—80570—305—1/I · 106

定价: 6.25 元

DP 59/11

1

丽莉·古德休和罗杰·汉弗莱斯宣布即将订婚的消息，使纽约各界人士激动得如醉如痴。在纽约社交界几乎没有几件事情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当人们一接到拷花封面的乳白色精美请帖时，“四百社团”的夫人们立即去光顾她们最喜爱的时髦妇女服装店，选购心爱的礼服。这是10多年来罕见的婚事。一对佳偶——可说是“天作之合”。两家显赫的贵族联姻，将使他们更亲密无间了。

订婚宴会的夜晚，在长岛古德休宅第前树木成行的车道上，豪华轿车排列得井然有序。丽莉小姐与罗杰紧挨着站在她父母身旁，在十分宽敞的门厅前迎接宾客。丽莉的美貌，即使在珠光宝气的仕女群中也是令人眩目的。她的一头秀发宛如秋天落日散发着柔美的光泽；碧眼恰似她手指上的绿宝石戒指熠熠闪光；清秀的容貌，简直是天生地做的完美典型。她那神采以及发自内心的喜悦，使那天晚上看到她的人都难以忘怀。她那天生丽质远远胜过她母亲在巴黎为她订制的豪华的粉色礼服。

他们摆好姿势准备合影。翌日照片刊登在《纽约时报》和《先驱者论坛报》上时，毫无疑问，会使她的父母感到无限欣慰。

丽莉的母亲怀奥莱特出身于南方，身材娇小，被称为“紫罗兰”。今天她也显得年轻而可爱。她是否回忆起当年

自己突然出现在纽约社交界，成为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美国橡胶大王查尔斯·古德休新婚妻子的那个场面？

宾客们陆续进入大厅，那里布置着杜鹃花、玫瑰花和紫丁香，显得异常豪华。在舞厅敞开着法式大门外面，层层的平台被柔和的灯光映照着；亭榭的尽头，喷泉的水花在昏黄的灯光照射下不停地喷射；通向长岛海湾的人行道两旁，红艳艳的山杜鹃排列成行。

这时，乐队奏起了《铃兰》舞曲，丽莉在罗杰的陪伴下翩翩起舞，从她脸上的微笑和向朋友致意的语调中，明显流露出她内心的喜悦。罗杰也现出高兴的神色。随着夜幕的降临，丽莉想离开片刻，以避免几百双眼睛，尤其想避开那些嫉妒的目光。当罗杰转身邀请他的表妹跳舞时，丽莉悄悄溜出舞厅。她越过平台，走下宽阔的石阶，顺着小路走进花房，顺手把玻璃门关上，独自留在奇花异草的寂静世界。

她悠闲地凝视玻璃天花板。在蔚蓝色浩瀚的夜空，闪烁着千万颗耀眼的星辰，她突然怀疑，自己怎么会来到这么个地方？更使她震惊的是：在今天的晚会上，她竟然成为众目所视的焦点。她想，应该回到襁褓时期去追溯她的童年生活——在她的意识中，那些岁月是不堪回首的。

2

从孩提时起，丽莉总感觉自己在家庭中是个局外人。

从她第一次看到阳光的时刻，她就一直在担负着出生的罪过。21年了，她断定其中必有原因。

查尔斯·古德休和“紫罗兰”结婚10年来，一直没有小孩。他们几乎放弃有个财产继承人的希望。这份家产来之不易，是经过3代人苦心经营，流血流汗，并且以欺诈、冷酷无情等手段才兴旺发达起来的。

随着第一代非法得来的财产，古德休第二代人才赢得了社会地位。查尔斯的祖父跻身于当代崭新的工业，在亚马逊地区把他相当的财产转变为令人惊讶的投资，经营橡胶业。那些曾在南美洲土地上劳动的奴隶，从遥远的各州迁移到这里，以至玷辱了古德休家族曾显赫一时的声誉。因此，查尔斯·古德休深知，如果有人写传记，他的祖先会被描绘成一群无赖的骑士。

追溯“紫罗兰”的财产来源也十分相似。她出身于几代贩卖私酒并拥有奴隶的家庭。南北战争时期，她的祖父到南北各州去非法贩卖私酒，使他变成巨富。后来，当以前的奴隶主发现他们自己的财富被人夺走时，亨利·杜普莱斯已出现在胜利的舞台上，成为路易斯安纳州最大最富有的种植园主。

尽管查尔斯把他和妻子“紫罗兰”继承下来的财产合并起来，但他仍不满足，还想把财产变得更多。他们似乎否认一件事——多么渴望有一个儿子。

这种缺陷的痛苦从没有被他们获得巨大财富而得到缓解。如果收养一个别人的孩子，古德休是深恶痛绝的。他最渴望的是有自己血统的后代。“紫罗兰”的欲望没有丈夫强烈，但她认为古德休如此重视的事而竟使他失望也觉得

异常懊悔，然而她的不育症似乎已确切无疑了。

一天上午，他们到温泉疗养院去洗澡，一觉醒来，“紫罗兰”忽然奇异地感到一阵恶心，她立刻请住院大夫诊断。大夫向她祝贺说：“夫人，您有喜了，快作母亲了。”“紫罗兰”一听这个消息简直惊喜得说不出话来。她立刻飞奔到室外，大声欢呼：“查尔斯！查尔斯！”她迫不及待地告诉她的丈夫：“我们就要有个儿子了，这是我久已渴望要送给你的礼物！”

一时间，他们谁也没有怀疑她即将生个盼望多年的儿子。查尔斯为了使她高兴，赠给她一条红宝石项链和一副颜色相配的耳环。这两件贵重的饰物，如果被她的年轻女伴看见，定会引起羡慕和嫉妒。

从这一时刻起，查尔斯比往日对“紫罗兰”更加尊敬和宠爱。他令人把育儿室改装成蓝色的，把靠近“紫罗兰”闺房的更衣室重新修建，作为分娩室。

他们梦寐以求的一天终于来临了。“紫罗兰”毕竟已30多岁，超过了正常的生育年龄，产前不停的阵痛，简直使她难以忍受。就在那时，一声极为微弱的啼哭声从她的床上传出来。婴儿降生了，解除了生产时的痛苦，她大声说：“查尔斯，我把你的儿子生下来了！”同时她在想：以后，我绝不再受这种罪了。

孩子生下以后立刻被抱走了。“紫罗兰”心里太高兴了，她躺在带花边的缎子枕头上，等待查尔斯向她赞美、祝贺，可是眼前出现的却是严肃的目光。

“亲爱的，出什么事了吗？孩子平安无事吗？”

“是的。”他点点头。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边说边伸出手来让他靠近一些。

他不知说什么好。“我们没有生儿子。”

“你说什么？”她大声地问。

“我是说，你生下的是个女孩。”

不可能！不可能！怎么会有这种事？必须是个儿子，是你查尔斯所需要的儿子！她低声说：“我简直不能相信！”

他冷冷地回答道：“相信吧，是个女孩。”

结婚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听到带责备语气的话。她突然体验到伤害自尊心的感情，一种难以忍受的悔恨。

查尔斯只是摇摇头，说：“我们有个女孩，而且不象你那样美。亲爱的，我们有个红发、精瘦的小怪物。我真不知道这一头光亮的红头发来源于何处，绝不是来源于我的家庭，绝不是的。”

当这个婴儿放在“紫罗兰”怀里时，她看看孩子，开始哭泣了。这不是她盼望的胖胖的宝贝儿子，这个婴儿瘦得皮包骨，一点也不讨人喜爱。

作父母的因为不曾准备生女孩，除了查尔斯·古德休二世，就不曾考虑过其他的名字。直到女孩子该受洗礼前，“紫罗兰”才做出决定。许多来自南方的姑娘，由于受美丽的花——玫瑰、三色兰、紫罗兰——的启发，都给孩子起个花的名字。“丽莉？”她想起圣经中的一段话：“记住那田野里的百合花——它们不会劳动，也不会纺织。”当这小婴儿由“紫罗兰”抱着，放到洗礼盘上接受涂油礼，并默祝她长得如花似玉时，她母亲不情愿地给她起个“丽莉·

玛丽·古德休”这个名字。

查尔斯坐在教堂的长凳上，注视着他的朋友亨利·福特怀里抱着的幼子，他情不自禁地射出嫉妒的目光。我哪一点触怒了上帝，怎么不让我也有个儿子？他仿佛感到：他的祖先们带着轻蔑的目光俯视着他。没有子嗣，他们聚积的财产就毫无意义。“紫罗兰”身体那么虚弱，他不敢再让她冒怀孕的危险。这次生产留下的创伤，几乎使她没能活下来。虽然他热切地盼望着有个儿子，可如果没有“紫罗兰”，他简直无法面对人生。他对妻子的爱是忠贞不贰的，远远超过他着迷于子嗣。

几年过去了，丽莉渐渐长大，渐渐能蹒跚学步，慢慢又成为小学生。在这期间，她很少见到爸爸和妈妈。偶尔看见他们穿着华丽，举止文雅，感到特别高兴；可是不论何时她伸手去拥抱他们，他们就赶快躲开。她觉得这两个冷冰的人物似乎从来也没注意到她的存在。他们在第五马路的宅第度过冬天，夏天远到欧洲大陆去旅游，而小玛丽却留在长岛上由保姆和女管家照看，她几乎早被爸爸妈妈忘在脑后了。虽然她住的是极豪华的长岛住宅，但她却是怀着一切被剥夺的意识渐渐长大的。

父母对她的冷漠态度，她不可能有所理解，她对这一点感到是一种耻辱，好象她生来就不值得他们的爱怜。

她的堂兄罗道夫·古德休，比她大3岁，不时从曼哈顿到她家来作客，假如没有他，她会觉得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在她5岁的时候，她对自己毫无存在价值的意识已日益增长。“紫罗兰”已发誓不再生孩子，可是意想不到她又怀孕了。她生丽莉·玛丽时的记忆已淡漠，又有热情要为

查尔斯生个儿子。这一次，她发下誓愿，一定是个男孩。她刚刚从欧洲旅行回来。当她回来后第六个月的时候，丽莉第一次发现她妈妈体型的变化。

“妈妈，你的肚子为什么那样胖呀？”在他们进晚餐时，她这样问。

“紫罗兰”看着她的女儿，带着责备的神色道：“小孩子少说话，只应当叫人看得见，不应该叫人听得见。”

那天夜里，丽莉问她的法籍小保姆米歇尔：“为什么妈妈的肚子变大了？”

“妈妈要送给你个小弟弟。”

在小查尔斯降生那天，她欣喜欲狂地看到她唯一的小弟弟——是那樣的漂亮，简直象个洋娃娃。但她的欢乐是那样短暂，当她想去逗他笑，或是想去抱抱他，每一次都被制止。小查尔斯开始学走路，学说话，爸爸妈妈过分地宠爱小弟弟，而她只能默默地站在旁边看着。这时她有一种极为强烈的失落感，几乎在肉体上都感到痛苦。她确认爸爸妈妈从来不跟她玩耍的原因是因为她丑，甚至年老的胖厨师也这样说。她常常一个人对着镜子凝视，看着自己瘦小而幼稚的模样；一头任性的红发，她和妈妈那完美无缺的外貌相比；和小查尔斯那丰满的白中透红的胳膊以及卷曲的黑黑的头发相比，内心充满了深切的自卑感。她常在夜里暗自哭泣，枕上泪痕斑斑。她那忠实而热情的小保姆米歇尔尽量安慰她：“高兴点吧，你是很美的，你爸爸妈妈是爱你的。”

丽莉啜泣着说：“他们不爱我，我丑，还不如早点死了好呢。”有时她想，如果小查尔斯死了，她就会成为他们所

有的一切，他们就会爱她了。她知道这种想法是恶毒的，但这想法却时常无法控制地冒出来。

小查尔斯一天天长大了，他和他的姐姐稍微接近了。虽然查尔斯和“紫罗兰”对儿子非常宠爱，也阻碍不了他们作远途旅行。丽莉 11 岁的时候，她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很喜欢身边能有个人追随着她玩耍。

夏天，阳光灿烂，天气晴和。丽莉在长岛楼群的后面骑小花马，小查尔斯也骑着一匹小胖马。下午，阳光透过树林洒落在地上。当两个孩子骑马玩时，那位年老的英籍女管家点着头在打瞌睡。

一阵尖叫把她惊醒了。她便大声问：“出了什么事？”老管家的心怦怦地跳。

“小查尔斯从马身上摔下来了！”丽莉歇斯底里地尖叫着。

“马？你是说小胖马吗？”

“不，不是——我让他骑一会儿我的马，就从马身上摔下来了。”

丽莉满脸是泪，领着女管家到小查尔斯那里，他躺在地上，脸上满是血。女管家惊呆了。小查尔斯的头被摔得扭曲了。女管家跪在地上，耳朵紧贴在他的胸前，听听心脏是否跳动。“唉呀，天啊！他怎么摔死了！”她大声喊叫，一面抓过他的手腕，焦急地寻找他的脉搏。

“你这个坏丫头！你这个小魔鬼！”她大声向丽莉叫喊。“你怎么能叫小少爷骑你的大马？”这个女人知道是自己打盹的过失，她想到后果十分恐惧。丽莉急忙跑到她的马前，一跃而上，急速地策马跑进附近的林子里。

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几乎没有看见前面突然出现一座高高的石墙，她拉住了缰绳，从马鞍上滚下来，被摔到厚厚的草丛里，吓得她疯狂地哭着。心想，她犯下了可怕的罪过，悔不该让小查尔斯骑她的马。几周以来，他一直向她央求骑骑她的马。这次他又恳求说：“丽莉姐，让我骑骑你的苏加吧。”

“不行，查尔斯，你才6岁，太小了。”

“你真小气！”他撅起嘴说，“就你一个人玩得开心，太不公平了。我一定要骑骑苏加，只遛一圈行吗？”

她实在无法推托，只好答应，万没想到会铸成大错！她既悔恨又痛苦！

她是不值得爱的——甚至不值得活在这世上。她曾恨不得小查尔斯死——现在他真的死了。她闭上眼睛，希望查尔斯能死而复生；也许这只是一场可怕的恶梦……

树影渐渐伸长，夜幕拉了下来。这是个漆黑的夜晚。突然她看见远处许多灯光在闪耀，他们可能是来抓她的，也许他们会杀死她，或者把她禁闭在地下室。由于太害怕，她不敢逃跑。她抽抽咽咽地啜泣着。她记得最后有个黑暗的人影隐约出现在眼前，以至使她怕得失去了知觉。

当她醒来时，已睡在家里的床上。她觉得这太不安全了。当她蹑手蹑脚走进大厅时，仆人们都一言不发地服侍她，好象她太坏了，都不愿意和她说话。爸爸妈妈谁也不来看望她。

周围一片寂静，偶尔听到妈妈的几声啜泣。从鹅卵石道路上传来汽车的声音。门开了，人们小声说话。丽莉战战兢兢地溜到屋外，爬到楼梯栏杆那里，从两根支柱中间

向外望去。

在宽阔的大厅里，停放着一口小黑棺材，她看见小查尔斯躺在那里，下面铺着缎褥。他的嘴俊美而红润，两颊白里透红，那黝黑卷曲的头发散落在面部的周围，他看来还象活着。她几乎喊出声来：“查尔斯，你没有死！你只是装模作样！……”

但是，他确实死了。大厅里数百枝梔子花浓郁的香气向上飘浮，使她一阵恶心，她跑到洗澡间，呕吐了。然后她站起来，浑身被汗水湿透，难受得可怕，她知道自己也快死了。

她并没有死。第二天，她被命令穿好衣服去参加葬礼。在墓地，她又嗅到梔子花的香气，仍然非常难受。唉！为什么不让我代替查尔斯去死？她难以抑制地抽泣着，直至小棺材放进墓穴里。

直至过了一个星期，她父亲带着盛怒站在高处看着她，压低声音说：“即便你并不曾伤害他，可是你对这次可怕的悲剧也负有责任。你妈妈完全被你给毁了，如果她不见你，也许会恢复得快一点。我想最好送你到外地上学。”父亲的脸上好象笼罩着一层愁容，“就目前来说，我不再看到你，也许会高兴些。”

丽莉再不愿意听这些令人窒息的语言，她要全部把它忘却。这些话给她的内心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丽莉被送到瑞士卢舍内村一所名叫绍维尔夫人私立女子学校。虽然房间面临着波光粼粼的蓝色湖水，四周有阿尔卑斯山环抱，下面是一片绿色的长满金凤花的牧场，但她并不觉得美，她的眼睛永远被愁云朦朦胧胧地笼罩着，

她的痛苦丝毫没有缓解。她远远地离开别人，不愿意和人交朋友。她不仅孤独，更痛苦的是和那些得到家庭喜爱和关怀的女孩子一起玩。正象小女孩常见的那样——她们背着她噉噉喳喳地说话，丽莉畏畏缩缩地躲着她们，她知道自己是那个被遗弃的人。

她的父母一年只见她两次：一次是她的生日，一次是圣诞节。他们的来访，表面是亲人团聚，但却是冷冰冰的，从来也不提让她回家。如果不是有堂兄罗道夫，她竟连一个朋友也没有。罗道夫定期给她写信，一年后，他还前来看望她。他和他的父母住在法国，他独自一人坐火车来到卢舍内。这是她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

“丽莉，丽莉！见到你我太高兴了！”他一面喊着，一面把她举起来，在空中旋转了好几圈。

他紧紧握住她的手，他们一起离开车站向村中跑去。他们在狭窄的街道上走着，此时，丽莉才第一次看到瑞士真正的美。

在一家法式糕点店，她坐在罗道夫的对面，品尝着热巧克力茶。他从她的杯边上观察到她遭受父母殴打所留下的痕迹。罗道夫暗自生气，难道她的父母看不出丽莉是个多么俊美而聪敏的姑娘吗？他曾一直恨着叔父查尔斯和婶母“紫罗兰”偏爱小查尔斯。他们竟然因为这个小孩子的死而责备丽莉。他怨恨他的父母为什么不加以干涉。

“丽莉，你身体好吗？”他一面说，一面拉过她的手。

“好啊，罗道夫，真的很好。”丽莉微微笑着，但眼神带着忧伤。

“没有交朋友吗？”他问。

“没有，”她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人们好象都不很喜欢我，我猜想，那一定是我的过错。”

“不对。”他温柔地说：“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孩子。”

“好象再没有别人这样认为。”

“你错了，只是你的爸爸妈妈不这样认为。”

丽莉带着怀疑的目光看着他。

“喔，即使他们不爱你，丽莉，我爱你。从你小的时候起，我一直都在爱着你。”

丽莉的眼里涌满了泪水，但是她很快就把眼泪抹掉，说：“罗道夫，你真的爱我？即使我带着眼镜，牙上带着箍圈，还有我的红头发，你也爱我吗？”

他笑着说：“特别是你的红发丝，更令人喜爱。”

几年内，罗道夫曾多次来看望她。她相信他确实特别喜欢她，慢慢地她那被伤害的自尊心愈合了。她开始和其他的女孩子一起做事并跟她们交朋友了。直到她从绍维尔夫人女子学校毕业，又去伯尔尼圣墓学院求学。她已从束缚她的樊笼里解脱出来，甚至也交了个最要好的女朋友考莱特·瓦尔洛斯。

这两个女孩子完全不同。丽莉身高1.68米，肤色苍白，一头发亮的红发。考莱特才1.50米，橄榄色皮肤，深棕色的卷发，她的父母把她视如掌上明珠。她与人说话，总是叽叽咯咯笑个不停。她一直生活在无忧无虑之中。在家里，她最小，4个哥哥都长得高高的，非常漂亮，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

“丽莉，你很美，当你的牙箍取下来时，你就更加美

了。”

丽莉笑了。“我想，取下我的牙箍，也不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奇迹。”

“你会看到的——我早就预见到了。”考莱特说。

她说对了。当丽莉把戴了4年的牙箍取下来时，她的嘴象艺术家雕塑得那么完美，牙齿洁白而整齐。考莱特说话是算数的，她把丽莉带到巴黎，在那里，她的母亲把这个笨拙的女学生打扮得象只小天鹅。头发梳成流行的式样，脸上化了妆，指甲精心修剪了，眉毛也摘得又细又弯。然后，考莱特领她到自己最喜欢的女服店买来一件适合她那苗条身材的服装。那天晚上，丽莉对镜看着自己，而不是通过她父母的眼睛。她凝视着镜中的形象，实在是太美了。她有着一张甜美的脸蛋，两颊是那么诱人，在她那副眼镜片和流海后面隐藏着一双绿宝石般的眼睛，显得很大而且闪着光彩。她那体态，上一周看来还又细又高，行动也很粗笨，而今，穿上这套新服装，却显得格外合体，露出圆形的胸部，使她成为一个非常艳丽的女性。

又过了一两年，在每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几乎都有人邀请丽莉参加酒宴。邀请简直无法数计，但她每次总是婉言谢绝。她发现自己无论在感情上或者肉体上都无法自持。难道是她的父母长期的遗弃伤害了她的感情吗？她从来没有被人爱过，才使她不能去爱别人吗？这种想法使她感到恐惧。她需要有人爱，她希望有个家庭，有自己的儿女。

在坎尼斯城的瓦洛塞斯别墅，庆祝她21岁的生日，她打开瓶塞，香槟酒流了出来。她自斟自饮，感到孤独，索然无味。她慢步到室外，走上层层的地台，移步到亭阁上。

怀疑自己爱别人以及被人爱的能力继续使她异常苦恼。

前一天，她曾收到一封意想不到的信——一封父母的信。她已好几个月没收到他们的信了。现在终于来了信，让她回家。

当她走下楼来时，她伸出双臂搂着考莱特的母亲，心里不知如何才能表达对她的感激。

3

丽莉毕业后，曾要求爸爸妈妈允许她留在国外，和住在法国瓦洛塞斯城附近的堂兄们在一起。查尔斯和“紫罗兰”不但没有应允，甚至对她连一句祝福的话都没说，实在令人伤心。她回忆自己已踏进了一个诱人的令人兴奋的新世界，在毕亚力兹度过假日，在葛斯塔滑过雪，以及在巴黎郊外度过许多次周末。她不再受天主教学校清规戒律的保护，男学生开始追求她，大部分是变穷了的贵族子弟。在巴黎，大家不只是被丽莉的美貌所倾倒，而且认为她是一位梦寐以求的富有的美国姑娘。

丽莉，现在该是你回家的时候了，安心回家定居吧。我们已宽恕了你。你生活的地方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异国他乡流浪……”

收到这封信以前，丽莉曾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是父母的来信又使她心潮起伏：为什么他们需要她回去？难道他们突然认识到小查尔斯的死不该由她负责？她一再反问自